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千年治水一脈堅守

高峰

雨下了幾天，還沒有停的意思。我坐在窗前，心裡便有些發愁。這雨，怕是要漲水了。

我們這地方，地勢低，一下大雨，水便從四面八方湧過來，把街道淹成一條條小河。小時候每逢漲水，我倒是歡喜的。可以捲起褲腳，在巷子裡蹣水玩，看誰濺起的水花大。有一回，水漲得厲害，把隔壁王嬸家的雞窩都給沖了，幾隻母雞站在牆頭上，咯咯地叫著，那樣子，又可憐又好笑。祖父卻笑不出來，他蹲在門檻上，看著那黃濁濁的水一寸一寸地往上漲，嘴裡念叨著：「這水，怕是要進屋了。」

那水後來沒有進屋。半夜的時候，雨停了，水也慢慢地退了下去。祖父鬆了口氣，第二天一早，便扛著鋤頭去了河邊，加固那段被他念叨了一輩子的堤壩。

蟬鳴是夏日的獨奏

趙學潮

夏日裡的聲音很多，啾啾的鳥鳴、呼呼的風雨、凌厲的雷暴……它們熱鬧喧囂，可還是算不上夏日的魂。唯獨蟬鳴，從清晨一直到黃昏，從初伏一直到末伏，恆久嘹亮，且引人深思。別的聲音不過是夏日舞台上的配角，來去匆匆，蟬鳴卻是那唯一的、從不缺席的獨奏者。

你聽，蟬鳴又起了。剛開始，是一隻蟬「吱——」的一聲鳴，彷彿一根燒紅的細鐵棍猛地插進涼水中，聲音尖銳單薄。緊接著，兩隻、三隻……呼應著，聲音逐漸響成一大片，好像一張密不透風的大網。接下來，整個巷道、整座城市的蟬都鳴起來。蟬鳴從樹梢傾斜下來，像曬燙的瓦片上蹦跳的棋子豆，辟辟啪啪，忽高忽低。高亢時如金石劇烈相撞，低回時如林間慢訴低語。它們一陣緊似一陣，似乎要把墊伏地下數載積攢的全部生命力，都在這個夏日毫無保留地潑灑出來。它們不取悅誰，不迎合誰，只是自顧自地鳴著。正是這份不管不顧的專注，讓它們從夏日所有的嘈雜聲中脫穎而出，成為獨具風格的獨奏。

古往今來，夏日蟬鳴曾是許多文人墨客吟詠



的。如今想來，祖父那輩人，是與洪水鬥了一輩子的。他們沒有多少文化，不懂得什麼高深的道理，卻有一套從祖上傳下來的治水的法子。什麼時候該加固堤防，哪裡該挖排水溝，哪段河岸容易塌方，他們都瞭如指掌。這些經驗，是一代一代人，在水裡泡出來的，在泥裡滾出來的。

古人治水，比我們高明得多。我後來讀了書，知道了一些歷史。早在金朝，就有了《河防令》，那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防洪法規。規定了防汛的起止時間，沿河官員要輪流值守，汛前要巡查加固堤防，有功的獎，有罪的罰。你看，古人是把防洪當成一件極鄭重的事來辦的。

他們沒有我們現在這樣的技術，卻在制度上做到了極致。北宋的時候，各州都設有「河堤判官」，專門負責黃河的防汛。明朝更甚，設了「總理河道」，還能指揮軍隊搶險。那陣仗，想來是很威風的。

但古人治水，最讓我佩服的，還是他們的智慧。不是那種大刀闊斧的改造，而是一種順其自然的巧勁兒。四川

的對象，在他們的筆下留下很多膾炙人口的詩句。唐代詩人虞世南曾賦詩曰：「垂緜飲清露，流響出疏桐。」高高的桐樹上，蟬鳴終日不絕，獨自佔據了整個盛夏，自在高歌，不曾停歇。宋代詞人辛棄疾也有詞云：「明月別枝驚鷺，清風半夜鳴蟬。」晚風伴著綿長的蟬鳴，鋪滿漫長的暑夜，這是獨屬於盛夏的悠長獨奏。南宋詩人朱熹更有詠蟬佳句：「高蟬多遠韻，茂樹有餘音。」蟬鳴高遠，餘韻綿長，從茂密的樹蔭間不斷溢出，不急不躁，不歇不止，恰如一場不知疲倦的獨奏，把整個夏日的光陰都拉得悠長。

我們小區有位孤獨的老婦人，八十多歲了，老伴走了好幾年，兒女都不在身邊，日常生活全靠她自己。盛夏時節，她總是天一亮就下了樓，推著輪椅去垃圾台撿廢品，隨後坐在一旁的老柳樹下。除了中午偶爾回去歇一歇，一天的大部分時間，她都在那兒度過，撿一些破爛，然後靜坐，聽柳樹上接連不斷的蟬鳴。

我仔細觀察過她好幾次。她坐在輪椅上，佝僂著背，滿頭銀髮在樹影裡忽明忽暗。蟬在頭頂鳴得正歡，她卻一動不動，像是在聽，又像是根本沒聽，只是需要那樣一個聲音陪著。鳥鳴太飽，風雨太急，雷暴太凶，都陪不了一個老人漫長的一日。唯有蟬鳴恆久地、不知疲倦地陪著她，從早到晚，從夏初到夏末。

也許只有老人最懂夏日蟬鳴裡的含義。那不是喧囂，不是聒噪，而是一個生命在屬於自己的季節裡，用盡全力發出的鳴叫。蟬在地下蟄伏數年，只為換來一夏的鳴唱。老人在人世間走過八十餘載，如今只剩下一個人孤獨堅守。他們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一場生命的獨奏。蟬鳴，便是這炎炎夏日裡最動人的獨奏。

的都江堰，江西的福壽溝，都是這樣的。福壽溝在贛州，是北宋時修的，到如今還在用，已經九百多年了。一條排水溝，用了將近一千年，這其中的道理，值得我們好好想想。古人修福壽溝，不是簡單地把水排走，而是利用了地形，順勢而為，讓水自己找到出路。這便是老子說的「道法自然」了罷。

我站在窗前，雨還在下著。透過雨幕，能看見遠處河堤上亮著燈，有人在巡堤。那些身影，在雨中顯得有些模糊，卻又格外堅定。我想起手機裡看到的新聞：這幾天，從南到北，許多地方都在抗洪。

基層幹部挨家挨戶地敲門，轉移群眾；志願者們開著衝鋒舟，在被淹的街道上搜尋被困的人。這些人，和歷代那些在洪水中守護家園的人一樣，都是普普通通的，卻也是頂天立地的。

我想起《詩經》裡的一句話：「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辛苦了，該讓他們過幾天安生日子了。可是老天爺常常不作美，偏要弄些水旱災害來考驗人。好在，從古至今，我們這個民族從來不缺在災難面前站得筆直的人。

荷風漫過仲夏

蘇鴻儒

伏天的熱浪纏上人不肯鬆開。城裡的柏油路被日頭烤得發軟，走幾步後背的衣衫就黏在皮膚上，街邊賣西瓜的攤子蒸騰著熱氣，蟬鳴一聲疊一聲，聒噪得人頭發悶。那日午後我嫌屋裡憋悶，隨意往城郊走，手裡半融化的冰棍滴著糖水，轉過一道矮坡，忽然有一陣清潤的風迎面撞過來，裹挾著淡淡的草木花香。抬眼望去，一方荷塘鋪展在眼前，無邊碧葉挨挨擠擠，啊，那是盛夏藏好的清涼！

天剛濛濛亮時的荷塘，最是溫柔。從前住在鄉下外婆家，我總趁著晨霧未散，踩著濕軟的田埂往塘邊跑。薄霧浮在水面，粉白的荷花半斂著花瓣，圓滾滾的露水凝在荷葉中央，風輕輕一拂，水珠便順著葉脈滾落，砸進水裡漾開細碎漣漪。外婆跟在身後，伸手折一張寬大的荷葉扣在我頭頂，替我擋住初生的朝陽。

我們蹲在塘邊，挑花葉間的嫩蓮蓬，剝開青綠外殼，飽滿的蓮子清甜潤喉，唯獨蓮心帶著一絲淺淡的苦，外婆總說，仲夏暑氣重，吃苦蓮子最是清心。清晨的荷風裹著水面的潮氣，拂過臉頰，額間一夜積攢的薄汗轉瞬就散了。

待到日頭升至頭頂，是伏天最難熬的時辰，四下萬物都躲著烈日，唯有荷塘自成一方陰涼。荷花怕灼曬，盡數收攏花瓣，層層疊疊的荷葉交錯鋪開，織成一大片天然的綠傘。塘邊老柳樹根擺著一張舊竹凳，我們把剛摘下的蓮蓬放進井桶裡浸半個時辰，撈上來咬一口，冰意順著舌尖漫到心底。岸上來往的風都帶著滾燙的溫度，唯獨塘心源源不斷飄來荷風，隔絕了灼人的熱浪。蟬趴在粗壯的荷梗上不停鳴叫，水面波光晃得人睜不開眼，偶爾有小魚擺尾翻出水面，驚碎一塘晃動的光。

黃昏時分，夕陽沉向遠處的田壟，橘紅霞光落在荷花瓣上，將素白染成溫柔的淡粉。晚風掀起連片荷葉，荷香順著田埂一路飄進旁邊的村落。村民陸續搬出竹椅、蒲扇坐在家門口納涼，老人搖著扇子閒話家常，孩童攆著冰棍追著晚風奔跑，糖水順著指縫滴落在泥土裡。常有鄰里折幾張完整的荷葉帶回家，鋪在木桌上存放切開的西瓜，不消片刻，整個堂屋都縈繞著淺淺荷香。白日裡焦灼的暑氣慢慢沉降，蛙鳴從塘底慢慢浮上來，瓜果甜香與荷的清潤，揉碎了一整個仲夏的浮躁。

仲夏的雨來得急促，午後一陣雷鳴，驟雨辟里啪啦砸在荷葉上，水珠在葉心聚成透亮的水盤，風一吹便來回搖晃。雨停之後雲層散開，淺淡月色落滿池塘，晚風比白日更涼，混著泥土與青草的氣息。四下安靜下來，只剩風吹荷葉沙沙作響，零星蛙鳴輕輕應和，站在塘邊，滿身浮躁都被這微涼荷風撫平。

世人總嫌仲夏燥熱難耐，卻忽略了荷塘獨有的溫柔。歲歲盛夏，荷風都會準時漫過池塘，化作清涼治愈的一章。

在長崎「南京大屠殺」如何被篡改為「南京事件」

新華社日本長崎8月16日電 日本長崎核爆資料館，是為數不多依然使用「南京大屠殺」展陳說明的公立設施之一。然而，該館7月28日公佈的新展陳解說文本方案顯示，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表述從明年3月起將改為「南京事件」。管理核爆資料館的長崎市政府竟宣稱，這一改動是為了與日本官方表述及主流教科書「保持一致」。

南京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殘暴罪行，鐵證如山，不容篡改。東京審判明確認定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是「屠殺」，而不是所謂「事件」。在日本一些有識之士看來，此舉反映出日本社會在歷史認知上的又一次「倒退」。

長達30年的表述之爭

在日本長崎原子彈爆炸中心地東南方向約150米處，坐落著長崎核爆資料館。在該館第三展廳，「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巨幅年表梳理了1931年到1945年的歷史脈絡。「1937年」一列，寫有「12月，佔領南京，發生大屠殺事件」，並配有日軍在南京盤查逃難中國百姓的照片。

現年67歲的崎山升是長崎人權和平資料館理事長，對長崎核爆資料館展陳的「歷史戰」非常清楚。長崎核爆資料館于1996年4月開館，各方就展陳內容的交鋒可追溯至開館前。

據崎山升介紹，資料館的初衷是展示「南京大屠殺」、731部隊、日軍「慰安婦」等歷史照片。開館前，在保守派議員和右翼團體施壓下，長崎市宣佈將「南京大屠殺」照片更換為日軍「進入南京城」的照片。這一調整引發進步團體強烈不滿，於是館方又將日軍「進入南京城」照片改為日軍驅趕南京市民前往虐殺地的視頻翻拍圖片。

開館當月，日本右翼勢力激烈反撲，動員上百輛街頭宣傳車在長崎市政府和核爆資料館周邊抗議。當年成立的「糾正長崎核爆展示市民之會」還向館方發起訴訟。在右翼不斷施壓下，長崎市當年宣佈從資料館撤下相關圖文視頻資料。

此後多年，右翼勢力並未收手並越發激進。2020年10月，「糾正長崎核爆展示市民之會」代表渡邊正光等人登門資料館，要求館長修改展陳中的「南京大屠殺」表述。該團體還持續鼓動保守派議員向長崎市政府施壓。

面對這一形勢，崎山升所在的長崎人權和平資料館等20個團體成立「要求能向世界傳播的核爆展陳長崎市民之會」，呼籲長崎方面保留「南京大屠殺」的表述。

時至今日，崎山升依然記得前任長崎市長

伊藤一長的話：「長崎一直在國際上呼籲建立‘無核武世界’，但如果反省過去的歷史，這種呼籲不會被世人接受。」

「市民來信」背後的貓膩

圍繞長崎核爆資料館的「歷史戰」，去年出現重大變化。

2025年秋，長崎市政府向資料館運營審議會就展陳更新的實施設計方案作中期報告，提出將「佔領南京，發生大屠殺事件」的表述改為「殺害眾多平民和俘虜的南京事件」。這一調整立即遭到諸多進步團體的反對。今年2月的資料館運營審議會上，有日本民間代表直言，淡化日本加害歷史的展陳難以獲得世人理解。

然而，長崎市政府網站卻在有關核爆資料館展陳的市民「意見箱」中，選登了一封歷史修正主義色彩濃厚的「市民來信」。信中提出多條荒謬「意見」，如「立即終止毫無歷史依據的南京事件展示」「南京事件顯然是中美兩國政府的宣傳」「參觀資料館的外國人和學生很多，不能再讓歷史謊言流傳」等。

針對這份來信，長崎市政府相關部門的回覆是，「佔領南京，發生大屠殺事件」這句解說將在更新展陳時參考文部科學省審定的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相關表述。

更耐人尋味的是，在資料館運營審議會討論展陳更新方案的過程中，長期以來施壓館方修改「南京大屠殺」表述的渡邊正光就作為審議會委員參與其中。

加害歷史不應缺失

2026年3月，長崎市敲定核爆資料館展陳更新的實施設計方案。第三展廳改動幅度最大，橫貫一整面牆的「日中戰爭和太平洋戰爭」年表將徹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關「兩次世界大戰」的展陳內容。

這一修改令崎山升十分憂慮。「我們要求保留年表，還有視頻展區，相關影像直觀展現了日本的侵略歷史，但他們要把那塊展區改為休息室。」

目前展陳的年表中數次提及日本侵華歷史：「（1937年）7月，盧溝橋事件，日中戰爭爆發；8月，（長崎）大村機場起飛的海軍戰機跨海轟炸南京；12月，佔領南京，發生大屠殺事件」……崎山升說：「沒有戰爭年表，日本年輕人即便前來參觀，也難以了解歷史全貌。這些內容原本在年表中一目了然。這種整體的歷史脈絡，僅憑一塊塊解說板很難體現。」

長崎核爆資料館曾是日本為數不多使用「南京大屠殺」表述的公立設施，如今這裡也將「失守」，令崎山升深感擔憂。

訃告	
黃良煥 逝世於八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聖國殯儀館 311—312 (SANCTUARUM)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九日	王泉展 (晉江科任鄉) 逝世於八月十四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 靈堂 出殯於八月廿一日上午十時
陳蔡秀泥 (永和鎮茂亭山後村) 逝世於八月十五日 出殯於八月廿一日	蔡林淑蓮 (福建石獅塘邊) 逝世於八月十六日 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亞冷頓殯儀館樓下FAITH靈堂 出殯於八月廿二日上午九時
陳清海 (晉江市羅山社店) 逝世於八月十五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 出殯於八月廿二日上午十一時	蔡維熙 (晉江市金井鎮坑口村) 逝世於八月十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2-CATTLEYA)靈堂 出殯於八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

陳仁吟仁墳仁委 仁木仁挺丁母憂

旅菲茂峰三鄉聯鄉會訊： 會副監事長陳長吟，鄉賢陳仁墳、陳仁委、稽核主任陳仁木，鄉賢陳仁挺令先慈，副理事長陳通全、婦女組副主任李燕妮令祖母-蔡秀泥老伯母於二零二六年八月十五日（農曆七月初三）下午二時四分在永和鎮茂亭山後村本宅壽終內寢。

享壽九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擇訂八月二十一日（農曆七月初九）出殯。

本會聞耗，蔡秀泥老伯母往生極樂世界，駕鶴西歸，經函電慰唁其家屬，表示沉痛哀悼和深切慰問。

其家屬必定哀痛逾恆，敬祈以情制禮，望陽眷屬人等節哀順變。

蔡維熙逝世

和記訊：僑商蔡維熙老先生（晉江市金井鎮坑口村）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三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九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一高齡。

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

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302-CATTLEYA)靈堂，擇訂八月十九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陳清海逝世

和記訊：僑商陳清海老先生（晉江市羅山社店）亦即陳世添，世豐，真妮，仁妮，燕妮賢昆玉令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五日中午十二時五十分壽終於崇基醫院，享壽八十有二高齡。

老成凋謝，軫悼同深。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9-MAGNOLIA)靈堂。

擇訂八月廿二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時出殯火化於聖國聖樂堂。

蔡金朝遺孀逝世

和記訊：故僑商蔡金朝令德配，蔡府林太夫人諡淑蓮（原籍福建石獅塘邊）不幸於二〇二六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十二時四十五分壽終於崇仁醫院，享壽七十有三齡。八月十七日午停柩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亞冷頓殯儀館樓下FAITH靈堂，爰訂八月廿二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出殯，茶毗於亞冷頓火化堂。